

狂姿逸態的深化論述

——中晚明文藝場域中的「傲岸公卿」論

林宜蓉*

〔摘要〕

本文嘗試在諸多說話者載錄的狂士記憶中，找出相應于狂士「傲岸公卿」特質所開展出來的深化論述。這些論述呈現出表演／觀看／說話的多重關係，並且具有意識地透過區辨涇渭、深意詮釋、彰顯境界等三種話語策略，對於狂士行徑施以文化加工，使之成為富有文化意義的歷史。這個觀察將有助於論者在面對其他狂士論述時，有效地掌握說話者之意圖，從而掌握整個時代氛圍的觀看基調。

關鍵字：狂士 中晚明 場域 話語策略 表演 觀看

引 言

中晚明大量出現的「狂士」，以狂蕩不羈、特立獨行的舉止招引世人的矚目，整個文藝場域，針對此類知識社群的特質，則慢慢積累出相當可觀的深化論述。這意味著一個大時代的觀看氛圍已然形成，也因為有此種區辨與認同的氛圍環繞周匝，方足以鼓動、期許、支持、讚賞這類狂士生命型態的展現。尤其是狂士「傲岸公卿」特質，是最富爭議性的部分，值得一探究竟。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博士班研究生

本文即是將狂士「傲岸公卿」的舉止，視為一種具有深意的「文化表演」，¹ 在說話者（speaker）的載錄中，嘗試去分析當中表演／觀看／說話的多重關聯，並具體歸納出說話者深化該事的話語策略，透顯「文化加工」在場域播揚機制中的運作，以及「狂士形象」生成的展演。

一、表演、觀看與說話

相傳中明狂士桑悅，受邀至御史前講詩時，竟大刺刺地「除襪跣而爬足」，致御史不耐，喝令其出，查繼佐《罪惟錄》載錄此事，並表述觀點如下：

論曰：「民悍傲，成其名者，丘瓊州也。按察、御史咸以為尚書憐才，為假悅。」²

查氏以為：桑悅的「傲岸」行徑，實需識才伯樂如丘濬者，方得以成其狂士美名。按察、御史則是看在尚書丘濬憐才的份上，才能對桑悅無禮行徑多所容忍。

查氏以「說話者」身分，為我們揭示狂士／仕紳之間存在著相抗相成的互動關係，方足以造就出狂士「傲岸公卿」的現象。倘更翻上一層來說，筆者將「傲岸公卿」視為文藝場域上一件公開演出的文化行為，那麼狂士的傲岸行徑與仕紳的召覽訪視，即是一種表演／觀看的互動行為，而查氏之論述即是一種「說話」者的發聲。換言之，我們今日所閱讀到的「傲岸公卿」論述，就是由文藝場域上表演／觀看／說話三者所共同形成的。

¹ 在方法學上，本文中援用高夫曼（Erving Goffman）的「表演」（presentation of self）義，具有「自我呈現」的意思，見氏著，徐江敏、李姚軍譯：《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演=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臺北：桂冠，1992）。誠如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對此方法學的推介：「高夫曼是將社會生活擬為劇場」，其表演的概念即是由此而來，見〔美〕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著：〈文類的混淆：社會思想的重新揣摩〉，楊德睿譯：《地方知識：詮釋人類學論文集=Local Knowledge : Further Essay in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臺北：麥田出版，城邦文化發行，2002），頁33-56。

² 明·查繼佐：〈桑悅〉，《罪惟錄列傳》，《明代傳記叢刊》第86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18，頁430-432。

二、深化論述的話語策略

「傲岸公卿」的行徑並非自明始見，史籍中歷歷可數的例證，積累成一種籠統的概念：舉凡仕紳公卿禮遇文士者，世人多半美譽為「折節下士」；士人倨傲無禮、甚至使酒佯狂者，則顯得「傲骨不媚」，姿態迥異凡俗，而此種風雅甚為中晚明文人所欣慕。但中晚明文藝場域上狂士「傲岸公卿」的風氣，恐怕不只是仕紳「禮賢下士」、狂士「傲骨不媚」的單純現象，此中牽涉到文藝商品化的供需以及浮慕風雅、競逐名利等複雜因素，有待論者進一步抽絲剝繭、解析辨明。

該現象之複雜，與中晚明江南地區園林宴饗的盛行有關。仕紳公卿為地主、為寓公者，³ 除了徵歌勝選時，需要大量詩文助興之外，倘能羅致高人逸士列坐共歡，於歌酒之餘，觀其容止儀態，則可憑添一股風雅逸興，⁴ 並且搏取「折節下士」的清名；在此之外，為官者亦需文人代筆撰寫「高文典冊」，⁵ 以利宦途顯達；富賈大亨則有壽序、墓誌、族譜之需，可使自身身價拉拔到知識階層。⁶ 如此一來，就形成一個廣大的文藝市場，此間供需流量甚大，舉業失意的山人墨客，結伴作隊趨至公卿府上以求自售者有之；而仕紳公卿、富賈大亨主動尋訪高才逸士，從中「物色」人選，甚或援引為門下客者，⁷ 亦有之。這樣的供需機制催化了表演／觀看二者，產生耐人尋味的微妙互動。

³ 清·錢謙益述及此種風氣：「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為地主，皇甫子循、黃淳父之流為旅人，相與授簡分題，徵歌勝選。……此金陵之初盛也。」見氏著：〈金陵社集諸詩人〉，《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上，頁462。

⁴ 如《菜根譚》所言「袞冕行中，著一藜杖的山人，便增一段高風。」此說又與明人「古來士大夫閒居，必有高人韻士與之」的說法相應，見敖英《明人百家》（上海掃葉山房三十二開楷書石印本影印，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5）。

⁵ 清·錢謙益：〈鄭布衣琰〉：「琰，字翰卿，閩縣人。豪于布衣，任俠遨遊閩中。詞館諸公爭延致之，高文典冊，多出其手。」見《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頁530-531。

⁶ 可參見拙著《晚明文藝社會「山人崇拜」之研究》，見《師大國文研究所集刊》第39號（臺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1995.6），頁38。

⁷ 如顧璘物色王廷陳、孫一元等人，見《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頁339-340。

面對這樣複雜的現象，說話者究竟如何去運用話語策略，汰選出認同的部分，繼而將之進一步深化，賦予它文化意義或歷史地位？常見的策略有三，其一為「區辨薰蕕」，其二為「詮釋深意」，其三為「彰顯境界」。基本上這三種策略並非截然劃分，甚至經常是交錯並用的，但為了論述方便，故強加區分進行細部分析。

（一）、區辨薰蕕

當時的說話者，在面對傲岸公卿這個複雜現象時，即已敏銳地觀察到仕紳／狂士之間，存在著「以行為來區辨對方是否為自己所認同的類型」的互動模式。說話者所再現的形狂論述中，運用了為數不少的負面話語策略，其用意在於由整體複雜現象中，區辨薰蕕、條分涇渭，從而圈圍出所認同的人物類型，重新建立認同取向與秩序倫理。

這當然也極可能只是說話者本身的詮釋，但來自仕紳、狂士的自我表述，則支撐上述觀點。換句話說，不管是說話者的詮釋與觀察，或是仕紳、狂士的自表心跡，這種區辨薰蕕的意識，都存在於仕紳／狂士／說話三者的互動行為之中，所認同的依準，亦有相當程度的交集。

也因為這種區辨意識，複雜現象可區分出價值認同的分判層次，是故，世人在區辨「仕紳」物色狂士的心態時，或判別其認知層次為下等者——這類仕紳大夫只是將狂士蒐羅招攬至園林宴饗，以供觀賞歡愉，屬於浮慕聲名、好奇觀看的皮相層次；或是判別為等而下之的「下下等」者——這類仕紳取用士子的高文典冊、詩文唱作，不在於濟世之需，而是一石兩鳥地成就好士美名，並且藉幕客書疏攀貴以求飛黃騰達。這顯然較前者更陷溺於物質追求，屬於心繫名利的物慾層次。至於狂士的表演心態，世人也將之區辨出許多層次，或為下等者——為仿擬形狂以圖狂士美名的皮相層次；或等而下之者——乃是欲藉此躋身富貴、圖取名利的物慾層次。

在這類負面話語的區辨、刪汰之後，所圈圍出的即是認同的人物類型及價值取向。總而言之，二者同樣都是主體精神獨立自主之人，所不同的是，依其

身分之別：仕紳大夫則是「禮賢下士」、不羈名利的知音識者；狂士則是傲骨不群、超拔脫俗的高才逸士。

在仕紳與狂士之間，一為表演、一為觀看，二者複雜的互動心態，著實需要有識的說話者詳加辨明，一般人卻多半依表象等同視之；然而，本節所判別的認知層次，並非今日論者強加其上的價值框架，而是當時說話者即自覺具有的區辨意識。

首先，我們可由「世人（包括仕紳、狂士、說話者）→狂士」、「觀看→表演」、「主→客」等相對關係來區辨。在諸多說話者的再現論述中，我們可以閱讀到仕紳大夫的「觀看」與狂士形狂「表演」之間的微妙互動。說話者多以「物色」標明仕紳的觀看態度，而以傲岸行徑來描述狂士所展現的姿態，如丘濬、御史之於桑悅：

民懌（桑悅）既之官，仲深（丘濬）屬提學掾，令物色善遇之。……御史聞悅名，召悅說詩，請坐講，講未竟，即跣足爬垢，御史不能耐，乃罷講，遷長沙通判，調柳州。⁸

二者關係，即是一為物色觀看、一為形狂表演的互動相應。

究竟，仕紳大夫在面對多如過江之鯽的文藝才士時，是如何從中「物色」所需人選？方法之一，就是區辨文士所展現的狂姿逸態，是否只是徒具形狂而無玄遠之心（即前述屠隆所言「形狂而心不狂」者），如說話者沈德符及其所引入之仕紳王世貞，即持此區辨論調：

弇州先生與王文肅書有云：近日風俗愈澆，健兒之能譁伍者，青衿之能捲堂者，山人之能罵坐者，則上官即畏而奉之如驕子矣！⁹

王氏強烈批評那些譁眾取寵、席捲一堂風采、且使氣罵坐的文人，一般仕紳大夫多半畏其狂態而「奉之如驕子」！言下之意，強調仕紳應正視區辨的重要，

⁸ 清·錢謙益：〈桑柳州懌〉，《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頁284。

⁹ 明·沈德符：〈山人·山人愚妄〉，《萬曆野獲編》，《元明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59初版，1997湖北第3刷），卷23，頁587。

否則極可能促發此類形狂士人的生成，而致士習更加敗壞、風俗愈益澆薄。沈德符既引用王氏說法來批評山人愚妄，顯然也認同其區辨觀點。

謝肇淛（1567-1624）向來擅長觀察世風，亦曾在序跋中表述個人對士人的區辨觀點：

今之號為山人，挾四聲而走方外者，伺候王公貴人之門，竊謦咳以為名高，藉餘沫以飽妻孥，及所欲既饜，然後習為怒室罵坐，攘袂大言，以為豪舉。使人望而避之如山魃夜叉。¹⁰

這些文人雖標舉著隱逸清高的「山人」名號，飾演著怒室罵坐的豪舉姿態，卻伺機遊走公卿門下、圖求名利，著實讓人視若山魃夜叉而避之唯恐不及，這並不是吾輩所應認同的末流士人。在此，謝氏並非仕紳、亦非狂士，而是以第三者「說話」暨「觀看」的身分表述觀點。

說話者又引入狂士表述的區辨論述，如《皇明世說新語》引屠隆之說：

屠長卿曰：稱庾數米，¹¹時翻名理於廣宴；媚灶乞墦，日掛山林于齒頰，高人豈可信乎？¹²

對於那些在歡宴場合大談玄虛清言、山林隱逸，卻鎮日勞心於瑣屑塵務、奔走乞討於公卿之間的士人，豈可稱之為「高人」？同卷又載入宋登春鄙棄謝榛以詩遊公卿間的行徑，而唾罵謝詩「彼津津諛貴人丐活者，亦稱詩耶？」，此類論述，其區辨層次大抵不離屠隆所言「形狂心狂」與「形狂心不狂」兩種。

總此可見，在強調文人主體性、勿淪於皮相物慾的論點上，無論是仕紳大夫之區辨狂士、說話者之區辨狂士，還是狂士自清的認同依準上，有相當程度的交集。

其次，我們再由「世人（包括狂士、仕紳、說話者）→仕紳」、「觀看→表演」「主→客」的相對關係來區辨。在說話者的敘事當中，可以察見狂士屢屢區辨

¹⁰ 明·謝肇淛：〈太白山人詩序〉，《小草齋文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別集類第175冊影印江西省圖書館藏明天啟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7），卷4，頁640-641。

¹¹ 典出《莊子·庚桑楚》：「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意指處理瑣屑，多勞少益。

¹² 明·李紹文：〈輕詆〉，《皇明世說新語》，《明代傳記叢刊》第22冊影印東海大學圖書館藏和刻本（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7，頁465。

仕紳大夫之物色心態，而採取不同的應對態度。如《耳新》之所述，張幼于對慕名造訪的吳中相國，其傲然不屑如此：

張幼于獻翼，好為奇詭之行，吳中相國慕其名，特造訪焉，至門一蒼頭延之中堂云：「相公少坐，主人當即出矣！」，有頃，一老人昂藏飄舉，鬚髯如銀，攜短筇從階前過，旁若無人，踰時不見幼于出，相國訝之，蒼頭云：「適間從階前過者，即吾主人也。」相國問何故不相見，答曰：「主人謂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不煩見也，竟不出。¹³

張幼于旁若無人地走過來訪的相國面前，其理由是因為「相公第欲識其面，今已令識之矣！」可見狂士終始傲然不屑，是因為他已區辨出仕紳的物色心態，只是浮慕聲名、好奇觀看一類，對方的認知層次侷限於皮相表面，並非真正的知音。說話者鄭仲夔如此安排對話敘事，並將此事列入於〈矜奇〉一科，評賞其奇詭行止，隱然認為狂士傲岸形狂具有區辨意味。又如狂士宋登春，還以狗洞折難慕名而來的仕紳：

宋鵝池（宋登春）讀書嶧山，厭薄交遊，乃作一小戶，非匍匐不能入，署其戶曰狗洞，縉紳先生過訪者，輒難之，惟濮上李伯承（李先芳）往來其中。¹⁴

狂士以設狗洞令入者匍匐的方式來區辨過訪仕紳的「物色」心態，從而篩選出足以往來的仕紳大夫。說話者梁維樞將之列入擬世說體著作的〈簡傲〉評賞，顯然對此傲岸行徑深表認同。

說話者李紹文、張萱載錄王廷陳與監司之事時，則運用對話來交代狂士傲岸公卿的區辨心態：

監司過州不出迎，亦無所託疾，人或勸之，怒曰：「齷齪諸盲官，受廷陳迎耶？當不愧死！」¹⁵

¹³ 明·鄭仲夔：〈矜奇〉，《耳新》，《叢書集成初編》第2946冊據硯雲甲乙編本排印（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5，頁31。

¹⁴ 清·梁維樞：〈簡傲〉，《玉劍尊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小說家類第244冊影印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清順治賜麟堂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5），卷9，頁790。

因為狂士所面對的是「齷齪諸盲官」，故以不出迎來貶損仕紳，意在藉此區辨該仕紳為拘於尺寸禮法、目無所辨識、執於皮相之觀的下等層次。此傲岸公卿事件，可由狂士王廷陳〈寄舒子〉一文的自我表述中，得到印證：

辱書教以矜飾名行，意甚勤懇。僕惟少負性氣，自視無前，遭事直往，不知其可。復見近世州郡之吏，務為諂承，故於逢迎節數稍為損減，不意遂犯當世之怒。又以一二宰執蓄怨於僕，內外搆扇，中僕惟恐不深耳。¹⁶

王廷陳自表形狂心態，乃在刻意不依禮逢迎，以揭示對方為主體淪喪、務為諂媚的郡吏，故其傲岸形狂，確有區辨對象之深意。

至於那些擺明就是前來蒐購高文典冊、以求利達的仕紳大夫，狂士更是以倨傲表達鄙視，尤其是當對方將自己當作「文藝商品」地加以蒐購、網羅的時候，狂士似乎更加懼怕在供需機制中自己會被消費而物化、被消解主體的自主性，所以刻意以形狂表達消極抗議，如王廷陳對「達官貴人來購文好見者，多囚服蓬首垢面見之。」；¹⁷ 唐寅面對寧宸濠厚幣聘禮的優渥待遇，不但不為所動，還因為「察其有異志」，知寧王欲藉此壯大聲勢、造反取位，故「佯狂使酒」「露其醜穢」，¹⁸ 屈辱寧王使之不能忍受而放歸使返。寧王終始未能識辨出唐寅乃是佯狂保身，還懷疑唐寅只是浪得虛名，惱羞成怒地說「孰謂唐生賢，直一狂生耳！」。¹⁹ 上述事件見載於錢謙益、李紹文之手，由其敘事來看，狂士之狂，不是喪失心智之舉，而是有所察、有所區辨而為也。

¹⁵ 明·李紹文：〈簡傲〉，《皇明世說新語》，卷7，頁417；又見明·張萱：〈任誕·王廷陳〉，明·張萱：《西園聞見錄》，《明代傳記叢刊》第116-124冊影印民國二十九年（1940）哈佛燕京學社排印本（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23，頁560-561。

¹⁶ 明·王廷陳：〈寄舒子〉，《夢澤集》，《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2冊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17，頁673。

¹⁷ 明·王一鳴：〈裕州府君列傳〉，收入(清)黃宗羲編：《明文海》，《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57冊影印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508，頁388。

¹⁸ 清·錢謙益：〈唐寅〉，《列朝詩集小傳》丙集，頁297-298。

¹⁹ 明·李紹文：〈假譎〉，《皇明世說新語》卷8，頁474。

至於窮困的狂士，多半瞧不起富賈大亨，認為他們既無學識德性之內涵，又喜於競逐名利，但自己又因生計之需而不得不游於富賈門下，複雜矛盾的心態促使他們藉著使酒罵坐的激烈狂態，唾罵富賈為錢虞、為牢中養物，斥其主體淪為外物之奴隸，如錢謙益所述，布衣文人鄭琰、李至清、錢希言等人即為此類：

琰，字翰卿，閩縣人。豪于布衣，任俠遨遊閩中。詞館諸公爭延致之，高文典冊，多出其手。…新安富人吳生，延居幸舍，以上客禮之，翰卿醉輒唾罵主人，呼為錢虞。²⁰

李生至清，字超無。……少負軼才，跣弛自放。年十二，負笈遊四方，友其名人魁士。遇里中兒，輒謾罵，或向人作驢鳴，曰：「聊以代應對耳。」里人噪而逐之。……江上富人，與超無有連，超無醉後唾罵富人若圈牢中養物，多藏阿堵，為大盜積耳。²¹

希言，字簡栖，余之從高祖叔父也。……自以為秦川貴公子，不屑持行卷飾竿牘，追風望塵，僕僕于貴人之門，而又不能無所干謁，稍不當意，矢口嫚罵，甚或形之筆牘，多所詆謫，人爭苦而避之。以是游道益困，卒以窮死。²²

此類文人下場悲涼，李至清「恃才橫死，身填牢戶」、錢希言「游道益困，卒以窮死」，實為晚明特有的時代悲歌，反映出知識階層轉型之困境。然而，此輩士人卻寧可遭遇偃蹇而不願媚然取寵。在此，錢氏形狂論述中的區辨深意，值得閱讀者玩味再三。

由說話者的敘事可知，狂士之傲岸，非形貌表象而已，除了藉此在仕紳（商賈）的面前申張主體自主之外，更是在在深意地藉行動來區辨仕紳（富賈）之認知層次。這種在心底打量仕紳（富賈）、區辨其認知層次，不也是一種狂士對仕紳（富賈）的觀看？士人託以形狂之表演，公開表述其對仕紳（商賈）

²⁰ 清·錢謙益：〈鄭布衣琰〉，《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頁530-531。

²¹ 清·錢謙益：〈李生至清〉，《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頁564。

²² 清·錢謙益：〈錢山人希言〉，《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下，頁632-633。

的區辨，其意況頗類今日街頭的行動劇，此間隱含著抗議物化、強調主體自主的內在對話。

上述諸例顯示，狂士之倨傲意在區辨出仕紳為皮相、為物慾層次，是以形狂含有鄙視況味。下面這則資料，則指出另一種心態，乃在藉此「烘襯」出仕紳「禮賢下士」的風範。這是王廷陳寫給仕紳大夫的一封信：

青石先生門下，僕辱泥塗久矣！乃於門下深國士之遇，接上客之歡，感何可言！昔信陵君迎侯嬴於夷門，嬴故久立信陵君於市，信陵君執轡愈恭，嬴乃曰：今日嬴之為公子足矣，市人皆以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張釋之為廷尉，王生廷使結襪，或罪之曰：奈何廷辱廷尉，生曰：吾老且賤，自知終無益於廷尉，故欲以此重之，當時莫不重王生，而謂釋之賢者。夫侯嬴、王生，賤士也；執轡、結襪，鄙節也；公子、廷尉，貴人也。以賤士舉鄙節加之貴人，且曰為公子重廷尉也，是知狂生者，大人之資；勞謙者，莫踰之德。由今觀之，我公之不取下交，加禮巖穴，求之往軌，擬諸前聞，心跡豈詭謬哉！安知他日之誦今，僕不得為驥尾之蠅也？兩辱歲盡之惠，頓使生事昭於農人，春意回於窮谷，而又寵之華牘，獎接出望，情旨鏤心，誠非鄙生所宜蒙冒，至於宅里之表，猶為林壑之光，短楮鳴謝，辭不悉悃。²³

王氏徵引信陵君／侯嬴以及張釋之／王生的歷史典例，運用其中為世人熟知的象徵意涵，詮釋貴賤尊卑的互動，係以狂士為成就王公大人之資藉。王氏十分了解，這封信是寫給平日資助他生計的仕紳大夫，當然必須滿足他們對於「折節下士」、「加禮巖穴」種種美譽的心理需求，但也在表達感謝的同時，由「狂生者，大人之資」一句揭示狂士處境「物化」的困境，同時似乎也在那種客氣有禮的言詞中，呈現出二者鴻溝般的心理距離。

識才伯樂與狂士終能坦承相對、相知相惜，而無須再以倨傲試探誠意、磨難對方的例子，的確是少之又少。荊州太守徐學謨，以「觀看」暨「說話」的雙重身分，表述其「物色」宋登春，以及狂士倨傲以待的過程：

²³ 明·王廷陳：〈答翟子〉，《夢澤集》卷17，頁677。

嘉定徐學謨〈鵝池生傳〉（宋登春）曰：吳人徐學謨為荊州守，自往物色之，至再始見。明日，戴紫籜冠，衣皂繒衫報謁，踞上坐，隸人皆竊罵之。守為授室城中，約移居日往訪，屬有參謁，日盱往，生鍵扉臥，不內守，守令人穴垣入。生方科跣，席一藁，僵臥壁下，守強起之，索酒盡歡而罷。²⁴

在初訪不得的次日，宋登春戴著紫籜冠，身穿皂繒衫，報謁後逕踞上坐，無視太守之存在；後雖接受徐為其安置的房舍，卻避不出迎。此間仕紳顯然篤信宋登春乃有才高士，故能終始忍耐狂士種種傲岸行徑，而展現殷切誠意更甚於前；狂士屢次以傲岸行徑折難仕紳，一旦確認對方認知層次，非浮慕風雅、圖見皮相，或心繫名利者，而是真正能折節下士、禮遇賢才的伯樂，多半由此定交。狂士與仕紳，在觀看／表演的相互考驗之下，達成認知上的共識，成就死生以赴的情誼。

綜上所論，在文藝場域上，狂士「傲岸不群」與仕紳大夫「禮賢下士」的外在形貌，在彼此互置觀看／表演的主客角色後，區辨對象內在心態之認知層次，分判其薰蕕之別，從而採取不同的應對行為，如下表所示：

| 觀看／表演的區辨與應動 | | | | | |
|------------------------|--------------|-----------|--------------------------|-------------------|-----------|
| 觀看／主體 | 表演／客體 | | | 狂士（觀看／主體）所採取的應對行為 | |
| 世人（包括狂士、仕紳大夫、商賈大亨、說話者） | 仕紳大夫 | | | | |
| | 外在形貌 | 內在心態的認知層次 | | | |
| | 傾心折節 禮賢下士 | 下下等 | 物慾層次（以成名利→運用狂士之智慧財產藉文攀貴） | | 傲然以對 |
| | | 下等 | 皮相層次（浮慕風雅、好奇觀看） | | |
| | | 上等 | 知音層次（主體獨立） | | |
| | 表演／客體 | | | | 仕紳（觀看／主體） |
| 狂士 | | | | | |

²⁴ 清·錢謙益：〈鵝池生宋登春〉，《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頁514-517。

| | 外在形貌 | 內在心態的認知層次 | | 所採取的應對行為 |
|----|------|-----------------|-----------------|----------|
| | 傲骨不媚 | 下下等 | 物慾層次（故作姿態、意在名利） | 黜廢不用 |
| 下等 | | 皮相層次（仿其形貌、故作姿態） | | |
| 上等 | | 真知有才層次（主體獨立） | 傾心定交 | |

說話者經常隱身於敘事之中，故筆者簡化形狂論述中的應動關係，為表演與觀看二者。倘將此表之觀看者，縮小為狂士／仕紳彼此的應對，則其區辨互動，可由兩個方向來談，首先，採取狂士為主的角度來「觀看」，則可由仕紳大夫所表現「禮賢下士」之外在形貌，區辨出對象心態之認知層次，分別為下下等之物慾層次、下等之皮相層次、上等之知音層次，狂士從而分別以倨傲形狂或傾心定交對應；其次，採取仕紳大夫為主的角度來「觀看」，則可由狂士「傲岸不群」的表演形貌，區辨出對象心態之認知層次，分別為物慾層次、皮相層次以及真知有才層次，仕紳從而採取黜廢不用或誠意益殷以求定交的應對。在負面話語的重重區辨之下，我們可以圈圍出當時所認同的狂士類型，乃屬屠隆所謂「形狂而心狂」者，即在傲岸不羈的形貌之外，主體不陷物慾、皮相層次而超然獨立；同時，也相對地圈圍出所認同的仕紳大夫類型，乃是具有折節下士的雅士風範，其精神心術則為不陷物慾、不泥皮相的知音層次。

總體而言，說話者形狂論述所展現表演／觀看二者互動，其間已然由區辨薰蕕的話語策略，將狂士傲岸公卿之舉深化為更高層次了。

（二）詮釋深意

表演／觀看／說話三者，除了以區辨話語分判狂姿逸態的意義層次、重建文化認同秩序之外，也經常取用文化參照系統中的象徵符號，詮釋文化行為的深層意義。如張萱《西園聞見記》載桑悅見按察，長揖不跪：

悅詣按察，長揖立不跪，按察厲聲曰：「博士分不當得跪耶？」悅前曰：

「漢汲長孺長揖大將軍，明公貴豈踰大將軍？而長孺固無賢于悅，素以

面皮相恐寥闕天下士哉？悅今去，天下自謂明公不容，悅曷解官耳。」

因脫帽徑出，按察度亡已，乃下留之。²⁵

據其所述：桑悅以高自尊大的口吻，援引漢代汲長孺一事，²⁶ 類比當時處境，為一己行為之合理化找到歷史依靠，並由此接軌典例的象徵系統，深化了形狂表象的意涵。除此之外，桑悅更進一步反詰按察之賞鑑能力豈僅僅侷限於皮相層次，並提醒按察當考量世人觀看此事的角度，暗以大將軍之泱泱大度期待之。這即是運用歷史典例所隱含的象徵能量，將博士／按察之間，那種世俗所認知的卑／尊懸殊，翻轉成狂士傲岸公卿的局面。此舉最後成功地迫使按察，在審其利害之後，不得不以尊貴之身下階，挽留拂袖而去的桑悅，在此，說話者顯然同意文化參照系統中的象徵符號，足以深化此事之意涵。

綜觀中晚明文藝場域上，世人詮釋狂士行徑的深意，經常援用的文化參照系統中，仍以擬世說體為大宗。由於何良俊《語林》、《皇明世說新語》一類的編輯方式，已跨出魏晉士人的範疇，前者是將歷來人物（包括魏晉）作分科處理，後者則是將中晚明當代人物擬入該認同體系之中。如此一來，運用擬世說體來詮釋形狂深意的途徑，也就不離此二種型態，其一，將當代人物事跡分科擬入，閱讀者可由總說理解其論述深意；其二，將歷代人物事跡分科擬入。因為納入的新例證，豐富了文化參照系統的象徵意涵，同時，也提供了新的象徵符號，可資運用於類比狂士之用，這無論是在文藝創作或是文藝批評都可輕易找到例證。

詮釋形狂深意的途徑之一，即是把當代狂士納入擬世說體。《世說》，猶如狂士的血統印記，時代新人輩出，一旦被說話者擷選入題、分科定義地載錄其中，即如同在其身上烙上一道深深印痕。而後，再幾經書籍刊刻、轉相傳鈔，「狂士」，便在播散的過程中，成為該人物普為眾知的文化身分。

²⁵ 明·張萱：〈任誕〉，《西園聞見錄》卷23，頁557。

²⁶ 見《史記》卷120、《漢書》卷50，這些資料指出：汲長孺乃是一名性倨少禮、好游俠、尚氣節的士人。

姑以曹臣《舌華錄》為例，該書摘錄當代狂士盧柟傲岸公卿之事，納於〈傲語〉一科：

盧山人柟初囚濬獄，滑令張肖甫時時問勞，及出犴狴，銀鑊桎梏，猶然拘孿也。山人詣滑廳事，稽首謝，張亟引副署中，從者以盧坐置側，盧謂張曰：『以囚當仆階前，以客當居上座。』遂據上坐之。²⁷

說話者對於狂士行徑的詮解，並未明揭於敘事當中，讀者需回返分科總論下求索其意：

吳苑曰：易云：「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此傲也。傲則不臣天子，不友諸侯，雖九有之大，不能屈一介之夫，下此可無論矣！然傲非全德，聖人不取，苟不能完，酌而取之，寧傲不寧媚，則傲之為偏德也審矣！²⁸

吳鹿長引易經所言來定義「傲」的高義，傲雖非中庸之德性，但相對於阿諛諂媚，有志之士仍寧可取傲而不取媚。經由吳氏總說的涵括，則其筆下的盧柟行徑，更增添了幾許「不事王侯，高尚其志」那種主體精神獨立不屈的磅礴氣象！

這段資料在稍早明萬曆三十八年（1610）《皇明世說新語》，登錄於〈簡傲〉科下，二者文字大同小異，這顯示《舌華錄》之資料極可能轉錄自其他擬世說體，但重要的是，該科別前附有總論，乃是經由曹臣編纂、吳鹿長參定、袁小修評點而後定稿的，這顯示《舌華錄》已較《皇明世說新語》更進一步深化詮釋了盧柟的狂士行徑。也因為這種轉錄與再詮釋，將盧柟「傲岸公卿」的圖像描繪得更具古典歷史的狂士精神了！

此外，曹臣又引入一段徐渭與胡憲宗的對話，納於〈狂語〉下為例：

會稽徐渭，嘉靖間為胡梅林公幕客，甚被親遇。胡謂徐曰：「君，文士。君，無我不顯。」徐曰：「公，英雄。公，無我不傳。」又語公曰：「公惠我一時，我答公以萬世。」徐渭真長者哉！²⁹

²⁷ 明·曹臣：〈傲語〉，《舌華錄》，《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143冊影印據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5），卷2〈傲語〉第五，頁582。以下本章徵引此書皆同此版本。

²⁸ 明·曹臣：〈傲語〉，《舌華錄》卷2〈傲語〉第五，頁580。

徐渭對於身為幕客並無任何委身屈就的卑瑣酸氣，而是意氣滿滿、自我看重地認為，所作詩文策疏足以讓胡氏傳世久遠！此段對話所展現的狂士精神，閱讀者可回溯「狂語」總說以求照應：

吳苑曰：古人有言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聖人尚取之，而況其下者乎！夫狂者，視己虛若滿，視人高若下，除一身之外，無足以當雙眸者，其用志不過欲與霄漢比高，瀛海比大，但未省一段已有愈不足之義，此亦豪之亞者。³⁰

吳氏引古語標舉狂者，其下種種說解，則意味著例證中的徐渭，其狂語並非表相形貌而已，而是因為有高視自身、志高霄漢的主體精神充擴其間，方足以值得崇許。例子與總說的遙相呼應，將徐渭深深烙印上「狂士」的血統印記。

綜觀上述兩個例證，皆將當代人物事跡納於分科下，由總說定義將該行徑詮釋為具有深度意義的文化行為，這即是一種對於狂士行徑的深化論述。

詮釋形狂深意的另一途徑，則是將歷代人物事跡分科納入擬世說體，為隱喻系統匯入新的歷史能量，此一新符號又輾轉為當世所徵引，運用在形狂深化論述之中。

筆者觀察到當時人經常取用來詮釋狂士傲岸公卿、甚至是使酒罵坐的象徵符號，出現禰衡這類人物，遂鏗而不捨地追索禰衡在《世說新語》以及擬世說體中增益附麗的現象，並探討「禰衡」被運用在與狂士相關的文藝創作與文藝批評的情形。

值得注意的是，說話者摘錄禰衡之事，其關注焦點不在於重現歷史真實，而在於回應現在生存處境所面臨的認同問題。故筆者所關切的亦在於探討，「禰衡」，作為一個象徵符號，它在擬世說體中增益附麗更多相關資料，所引發出來的重重意義：首先，由此符號被擇入擬世說體之科別，可以察見該人物在此時代氛圍中被重點強調之特質是什麼？此外，因分科入題而與《世說新語》相關科別的隱喻系統接軌，其意蘊為何？此外，該事例本身所匯入的歷史能量為

²⁹ 明·曹臣：〈狂語〉第四，《舌華錄》卷2，頁580。

³⁰ 同註29，頁576。

何？此例證加入擬世說體，成為象徵符號，再由世人徵引、運用於詮釋狂士行徑之深意，其展衍情形又如何？

回溯《世說新語》之中，即載有士人傲岸公卿、藐王公大人的例子，如〈簡傲〉科所載，³¹ 阮籍在功德盛大、擬於王者的晉文王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又王平子守荊州，無視太尉時賢送者傾路，逕自脫去衣巾，爬上庭中大樹，取鵲子玩弄，「神色自若，旁若無人」。綜觀其所敘士人之傲岸行徑，重在人物自若情狀。

然而，中晚明以下的狂士，顯然多了許多複雜際遇與情緒，「禰衡」象徵符號的歷史意蘊，恰恰符應了這個時代在認同上的心理需求。集體的認同需求，則展現於該人物被擇入擬世說體所彰顯的特質之上。

綜觀中晚明擬世說體所引入禰衡事的敘事重點，大抵環繞在「裸身撻鼓辱罵曹操」及作《鸚鵡賦》明志二事之上。禰衡事見載於《後漢書》〈禰衡傳〉。³² 其故事梗概大致如此：禰衡（173-198），字正平，東漢平原般（今山東臨邑東北）人。少有才辯，長于筆札。然性剛傲物，曹操欲見之，衡自稱病狂不往。操乃召為鼓吏，大會賓客，欲當眾辱衡，衡為漁陽搥槌，音節悲壯，復在操前，裸體易衣，反為衡辱。後又罵操，操怒，遣送荊州劉表。衡又與劉表不合，轉送江夏太守黃祖，復辱黃祖，被殺。禰衡嘗作《鸚鵡賦》，抒發才志之士生於亂世的不平之氣，傳為奇文。至於禰衡在《世說新語》的記載，亦僅寥寥一則，全文如下：

禰衡被魏武謫為鼓吏，正月半試鼓，衡揚枹為漁陽搥槌，淵淵有金石聲，四坐為之改容。孔融曰：「禰衡罪同胥靡，不能發明王之夢。」魏武慚而赦之。

觀其所述重點在褒舉孔融所言，故納于「言語」科，雖附帶提到禰衡漁陽搥槌之事，³³ 但並不是以禰衡為品評對象。

³¹ 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註：《世說新語》卷下·〈簡傲〉第24，1、6條。

³² 宋·范曄撰：《後漢書》卷80下，《文苑列傳》第70下。

³³ 「搥」或為「參」，「槌」又為「槌」。

有關禰衡漁陽搥槓的敘事，在中明以降的擬世說體書之中，被不同的說話者分別納入何種科別、與何種隱喻系統接軌，的確值得追索。如何良俊將禰平正二則引入〈輕詆〉科，並於總論深化此行止之意義：

或問子西，孔子曰：彼哉彼哉！蓋厭絕之也，至孟子於管晏，猶或輕之，則聖賢亦詆訶人耶？嗚呼！聖賢之心非不欲并包兼容，然是非之公，卒何可掩，不有所貶，後將安懲？³⁴

聖賢基於是非而無掩詆訶，如孟子對於管晏的批評，不就如此？執此總論以觀，禰衡之大罵曹操不是心胸褊狹、缺乏包容，而是欲藉貶損以懲世，從而明是非之辨。擴而言之，當代狂士之輕詆世物，亦有此深意。

成書於萬曆十六年（1588）的《初潭集》，則將禰衡狂鼓之事載入〈豪客〉科，其後論曰：

不豪則自不達，不達則自非豪，惟達故豪，一也。但世有慕名作達者，似達而非達，亦有效顰為達者，雖達亦不達。³⁵

李贄認為：如果士人只是浮慕聲名而作意仿效，則形似而失其真。其下又論孫叔敖之殺兩頭蛇，並不是先心存「殺蛇為達」而後殺，而是「自分必死，故寧我見之而死，不欲後人復見之而死，是之為真達也。」在此，李氏顯然認為，當由主體精神之真來肯定達之意義，而非由形貌之似而稱之為達。就李氏《初潭集》而言，其深化形狂的話語策略，也是由總論來區辨詮釋，從而將其科別下之諸例證事跡，拉高了意義層次。

曹臣《舌華錄》引入禰衡語二則，納於〈澆語〉下論之：

吳苑曰：「文章之士有才，其猶天地之有雲露，草木之有花卉乎？才乃上天之所秘惜，不輕易以與人。士有才者，是得天之物，得天之物，安得不狂乎？狂之不已，不輕薄乎？故輕薄乃狂之甚也。蓋文人不必有

³⁴ 明·何良俊：〈輕詆〉卷首語，《語林》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12），卷28。

³⁵ 明·李贄：〈師友七·豪客〉，《初潭集》（臺北：漢京，1982），卷17，頁270。

德，何也？天之所以與我者才耳，而我混混沌沌，是棄天也，棄天之罪，不尤浮於輕薄乎？嗟乎！是亦可畏也。³⁶

有才文士安得不狂？狂而輕薄是才性所趨，說話者曹氏如是合理化文士輕薄行止，認為世人大可不必以道德禮數苛責之。

至於晚明馮夢龍，則是將禰衡「裸身撾鼓」之事列入〈矜嫚部〉。他在卷首詮解矜嫚的定義：

子猶曰：謙者不期恭，恭矣；矜者不期嫚，嫚矣。達士曠觀，才亦雅負。雖占高原，亦達中路。彼不檢兮，揚衡學步。自視若升，視人若墮。狎伍詆謀，日益驕固。臣虐其君，子弄其父。如癡如狂，可笑可怒。君子謙謙，慎防階禍。³⁷

「矜嫚」為曠觀達士不自期而然的行止，唯當避免「日益驕固」而招致禍患的下場，故當以君子之謙謙，防患於未然。卷中同時又引入之中晚明狂士，如王廷陳、桑悅、盧柟三人，與禰衡並列同科而論，說話者藉此彰顯數子之間的共通點在於矜嫚特質，也間接運用了禰衡典例的歷史能量，支撐當代狂士行徑的合理性。

「禰衡」不僅見諸於擬世說體之中，此外，晚明清言系論述，也對此狂士象徵符號，進行深度詮解，豐富該隱喻之涵涉意蘊，如鄭仲夔《冷賞》所述：

禰平正負才凌物，卒以殺身，千古惜之，今考衡當日所謾罵，特曹瞞、黃祖之流耳。使與元德、孔明諸公相遇，必不作爾態也。且曹瞞之惡人，共含憤而不敢仰視，衡能睹面挫辱，視之不啻一鼠，然不可謂非豪舉矣，今之使氣者有是乎！³⁸

他舉用後漢禰衡，來評論今人「傲岸公卿」、「罵坐使氣」的習尚。當時禰衡所罵之人如曹操者果當該罵，若為孔明賢輩必不如此。是故禰衡之「罵坐」乃

³⁶ 明·曹臣：〈澆語〉第17，《舌華錄》卷2，頁652。

³⁷ 明·馮夢龍：〈矜嫚部·禰衡〉，見陸國斌、吳小平校點：《古今譚概》第12，收入《馮夢龍全集》（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第6冊，頁250-251。

³⁸ 明·鄭仲夔：〈禰平正當日〉，《冷賞》，《叢書集成初編》第2947冊影印硯雲甲乙編本（北京：中華書局，1991），卷4，頁74。

針對惡人而為，且是在強權之前慨然傲視的豪舉，豈是世俗「使氣」者所能為？這即是援用禰衡象徵符號的歷史意涵，詮解深意從而界定「罵坐使氣」的深義，並區辨「今之使氣者」的層次，澄清狂士認同的價值取向。

再者，樂純則以浩然之氣來詮釋禰衡行徑：

士君子浩然之氣不可無，匹夫之勇不可有。故忿怒如烈火，名為阿鼻獄，讀灌夫傳，以使酒罵坐，陷彼兩賢，則匹夫之勇誤之。夫天子輕士善罵，士猶義不受辱，矧以匹夫之勇，妄自托于浩然之氣乎？余謂浩然之氣者，善藏其用者也，剛大可以配天地，直義不可不集養，集養則不見有浩然之跡矣！……禰正平千載狂士，竟以罵目致死，說者謂其勇夫客氣，不知此乃浩然之氣，第直未養、義未集耳。正平知罵亦死，不罵亦死，均死也。與其不罵，為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之死，不若罵之以為垓日黃祖之死，故正平至今義氣矯矯，出入人口頰一罵之力，正平不朽，而罵亦且不朽矣！豈與匹夫之勇一挫不伸，僥倖避患者等，故君子以正平之氣而善之。³⁹

首先，他區辨出匹夫之勇／浩然之氣的高下層次，並指出君子人之主體精神，當涵養充擴成天地間浩然之氣。倘能集養而藏用，則更可臻至「狂者無狂跡」之上乘境界！唯狂士禰衡，雖現罵坐形狂而招致死難，但並不是徒逞血氣的勇夫。審當時局勢，「罵亦死不罵亦死」，故「義氣矯矯」，寧一罵赴死而不屈，禰衡誠為具浩然之氣的狂者。

此中樂純以「不見有浩然之跡」為上，這類說法與晚明後期心學、禪學交融的思考模式接近，例如屠隆所言「善狂者心狂形不狂」一類論調，即與之如出一轍；又以孟子浩然之氣論「禰衡」，並彰顯出主體精神充擴所現之人格境界，從而深化了「禰衡」狂士象徵符號的意蘊。

至於運用禰衡符號成為文學創作的題材，而來為當世狂士之生存處境辯解吶喊者，則如徐渭《四聲猿》中的〈狂鼓史漁陽三弄〉。該劇前言即明白交代，

³⁹ 明·樂純：〈清醒〉，《雪庵清史》，《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雜家類第111冊影印北京圖書館藏明書林李少泉刻本（臺南：莊嚴文化事業，1995），卷4，頁462。

戲中人物是把曹操比擬為當時當權的奸相嚴嵩，而把為嚴嵩迫害的直臣盧柟、沈煉等人比作禰衡。徐渭運用擊鼓罵曹的情節，揭露當世政壇之醜惡現狀，抒發胸中不平之氣，其用語描述，敘曹操屢稱禰衡「狂生」，而禰衡罵坐之由乃「借狂發憤，推啞裝聾，數落得他一個有地皮沒躲閃」，此中禰衡的「狂士」形象甚為鮮明，又擺明為當代狂士喊冤，這即是援用文化參照系統中之象徵符號的典型例證，意在為當世狂士生存困境，作精神上破局而出的衝撞，也因類比禰衡而深化了當代狂士行徑的文化意涵。

據《文士傳》所載：「漁陽參槌，自衡造也」，⁴⁰ 明代文人則運用「漁陽參槌」與「禰衡」象徵意蘊相通的微妙關聯借題發揮，自陳心跡，如屠隆就作了一首〈漁陽鼓〉，自述壯志不遇的感慨：

俺少時也有偌大的志量，秉精忠，立廊廟，奮雄威，出戰場，去擎天捧日作玉柱金梁，然後回頭辟穀休糧，今日裡是天涯風波飽嚙，心兒灰冷鬢兒蒼，因此撒漫文章，捲起鋒芒，結束田庄，急收回一斗英雄淚，打疊起千秋烈士腸，猛中酒迷花也沒下場，便吟詩作賦也沒情況。靈臺一點渾無恙，閒思想，且丟卻別人軀殼，早照管自己皮囊。⁴¹

通篇雖未見禰衡二字，但慷慨悲壯之情則有相應之處。

其他關於禰衡故事在明代成為討論的議題，見載者還有明弘治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卷五、黃文暘《曲海總目提要》卷五。至於後人以禰衡類比詮釋唐寅狂士之生命情調，如（清）尤侗所撰之雜句詩：

桃花塢，中有狂生唐伯虎。狂生自謂我非狂，直是牢騷不堪吐。漸離筑、禰衡鼓，世上英雄本無主。梧枝旅霜真可憐，兩袖黃金淚如雨。江南才子足風流，留取圖書照千古。且痛飲，毋自苦！君不見可中亭下張秀才，朱衣金目天魔舞。⁴²

⁴⁰ 梁·劉孝標注中引入，見徐震堦校箋：〈言語〉第二，《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1999.2），頁35。

⁴¹ 明·屠隆：《娑羅館逸稿》，「寶顏堂祕笈」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1。

⁴² 收入《六如居士外集》（臺北：漢聲出版社，更名為《唐伯虎全集》出版，1975.2），卷5，頁321。

唐寅宣稱自己並非喪失理性之病狂，佯狂只因滿腹牢騷不堪吐。尤氏指出此種處境與禰衡、高漸離一類失路英雄無異，如此困頓之情，不如痛飲酒，聊以慰藉罷了。這類詩文說話者自我情感投射的意味甚濃，也足見「禰衡」典故已為世人熟知，詮解狂士處境妥貼而又深具涵義。此刻說話者筆下描繪的唐寅，其重點顯然不是風花雪月的浪蕩子，而是困厄潦倒不為世知的失路英雄！

（三）標舉境界

形狂深化論述中，其最高層次的話語策略，即是彰顯狂士主體精神及人格境界。

例如弱冠即登朝，後於嘉靖三十五年（1556）寓居下僚的王世貞（1526-1590），即曾憤懣不平地藉文字表述自我，標舉傲士的主體精神與人格境界。文中藉由與客對答的形式，呈現出世俗時人所認知的「傲士」，無非是著眼於「闊武鷹視，不置長安睫間」且「使酒罵座，抵掌談說世事」的外在姿態；世人基於此種觀念所贈與的「傲士」之名，王世貞當然要忙不迭地辭謝，並毫不客氣地提出質疑：「即使酒罵座與世齷齪爭長，豈真能為敖者？」，如此區辨薰蕕之後，博學瞻問的王世貞擷選歷史上具有「剛直忤時」特質的人物，來模塑個人價值認同的「傲士」譜系與圖像：

夫客亦知禰正平（衡）耶？其人得敖（傲）之粗而遺其精；中散（嵇康）色絕喜愠而非湯武，其人得敖（傲）之體而遺其用；文舉（孔融）調忽曹氏、仲翔（虞翻）駢駢孫公，⁴³ 其人取敖（傲）之偏而忽其全；楊侍中（楊修）之盤馬，王平子（王澄）之探轂、螭虎（王恬）之沐頭、僧達之擲坐，其人竊敖（傲）之似而悖其真。⁴⁴

⁴³ 丂尢、卍尢、高亢婞直貌。

⁴⁴ 明·王世貞：〈敖士贊〉，《弇州四部稿》影印「四部明人文集叢刊」第1280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6），卷101，頁618-619。

王氏歷數史籍載錄剛直忤時的人物，率性地加以品評，由負面用語——「遺」、「忽」、「悖」，削出「傲士」的粗胚輪廓——當是精粗、體用、全真兼備的，所以王氏認為禰衡、嵇康、孔融、虞翻、楊修、王澄、王恬等人，都只得「傲士」精神之偏。

值得取法的「傲士」並不現存於世，則需說話者由各個典型中取其認同部分，全憑己意地拼貼、組裝出一個全新而具個人創意的「傲士」圖像：有老子之「玄」、柳下惠之「和」、列子之「狎」、莊子之「逍遙」、魯仲連之「泯」、東方朔之「同」、阮籍之「默」等等，匯聚諸流、並陳交織出玄遠超曠的傲士圖像，例如王氏認同阮籍之處在於「默」，其說如下：

阮氏籍者，以醉自匿，謔浪天地，陶然真則，箕踞放曠，見憎禮法，口無雌黃，眼乃青白，請諡以敖（傲），厥敖（傲）在默。

饒龍準先生曾論及，明人在老莊哲學中得不到虛靜，而傾向於其放浪不羈的精神性格，饒氏以為這是明人追求典範不得而呈現的「失落」狀態，⁴⁵ 但本文論點恰與饒說相左。筆者以為：依當時人的主觀心態而言，並不認為那是一種失落，因為王氏之意不在於複製古人原貌或回溯歷史過去，而是取用老莊玄默虛靜注入「傲士」為其意蘊之一端，再由「狂誕為跡，玄遠為心」內外兩途，勾勒出的「傲士」圖像，此間充分突顯個體創意與率性抉擇，人人所取用的認同部分或有異同，如此殊異的成分下拼貼、組裝出來的傲士圖像自是有別。

此外，自稱異端的李贄，也嘗表述「我骨氣也像李膺」（李膺為東漢名士），此外，他還撰有〈高潔說〉長篇大論，絮絮辯解一己之倨傲實為本性高潔所致：

予性好高，好高則倨傲而不能下。然所不能下者，不能下彼一等倚勢仗富之人耳；否則稍有片長寸善，雖隸卒人奴，無不拜也。予性好潔，好潔則狷隘而不能容。然所不能容者，不能容彼一等趨勢諂富之人耳；否則果有片善寸長，縱身為大人王公，無不賓也。能下人，故心虛；其心虛，故所取廣；所取廣，故其人愈高。然則言天下之能下

⁴⁵ 氏著：《明代隆慶萬曆間文學思想轉變研究——詩文部分》（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1995），頁11。

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高人者也。予之好高，不亦宜乎！能取人，必無遺人；無遺人，則無人不容；無人不容，則無不潔之行矣。然則言天下之能容人者，固言天下之極好潔人者也。予之好潔，不亦宜乎！今世齷齪者，皆以予狷隘而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謂予自至黃安，終日鎖門，而使方丹山有好個四方求友之譏；自住龍湖，雖不鎖門，然至門而不得見，或見而不接禮者，縱有一二加禮之人，亦不久即厭棄。是世俗之論我如此也。殊不知我終日閉門，終日有欲見勝己之心也；終年獨坐，終年有不見知己之恨也，此難與爾輩道也。⁴⁶

當時齷齪之士，皆認為李贄乃「狷隘不能容，倨傲而不能下」者，李贄則辯解一己行徑實含有區辨意味，所不能容與不能下之對象，乃是「倚勢杖富」、「趨勢諂富」一等人。倘若對象具有「片善寸長」，無論是賤為隸卒人奴，或是貴為大人王公，無不禮敬之。是以，雖終日閉門獨坐，貌似孤僻，但非不欲見人，而終始有欲見勝己之心，有不見知己之憾。

李贄此說高自尊重，但非目中無人，而是有所取擇、區辨。且其說打破「傲岸」的古典義，非針對王公貴人，而是審諸對象之主體精神，一有「片善寸長」，則禮敬之，此說顯然已跨越世俗身分階級的種種藩籬，有開闊明朗之氣勢。

至於「寧為天地間畸人，不願為天地間俗士夫」的屠隆，⁴⁷嘗自述其狂士生命型態，為《皇明世說新語》引入〈任誕〉科下：

屠隆自言才卑而氣高，言誕而行潔。席門窮巷，炊玉然桂，驅車回轅，懷刺滅字。絕三臺之跡，卻五侯之鯖，寄東方之傲，守子雲之玄，寧為顏駟，毋為虎圈；寧為崔駟，毋為狗監。鳳閣雖榮，不獻翠華，雞香可羨，不奏明河，雲霄無路，不進鬱輪，泉石可盟，不抱荆璞，以此晦妒，亦以此得名。⁴⁸

⁴⁶ 明·李贄：《焚書》卷3，頁105。

⁴⁷ 明·何三畏 編著：〈青浦令赤水屠侯傳〉，《雲間志略》，《明代傳記叢刊》第145冊（臺北：明文書局，1991），卷4，頁265。

⁴⁸ 明·李紹文：〈任誕〉，《皇明世說新語》卷6，頁408。

《列朝詩集小傳》則引入另一則資料來說明屠隆不與俗偕的性格：

長卿答友人書，自敘其所作，以為姿敏而意疏，姿敏故多疾給，意疏故少精堅，束髮操觚，睥睨一世，長篇短什，信心矢口。⁴⁹

屠隆的文集中，則自稱傲骨與吳習不稱：

自抵吳中，吳中事體與江以北大異，雅不與性相宜。吳中之俗好虛浮，而不肖簡直；吳中以將迎儂巧為通人，而不肖有傲骨。又不幸早竊文字虛聲，而此中為詞人遊士之藪，真贗相錯，且多吳越故鄉，門中之刺，目滿一切。屏門卻掃，即多失望而去，橫作口語；廣為延納，采浮獵譽，易生悔吝。三吳外號腴壤，中實枵虛，民貧賦重，詐偽萌起。⁵⁰

屠隆自言生性簡直、傲骨不諛，與吳地崇尚虛浮、以「將迎儂巧為通人」的習尚，方圓柄鑿。屠隆並不因為大環境的價值取向而左右搖擺，他在區辨之中，呈現出獨立的認同判斷，這即是狂士傲骨的精義所在——展現無取媚世、獨立自主的主體精神。

三、總結

透過種種的話語策略，說話者成功的將狂士行徑，深化為一個具有區辨意識以及人格境界的文化行為。這當中，我們將可以得知狂士最重要即在於主體精神的確立，所有的區辨以及認同，最終都指向這一軸心。所歸納出來的話語策略，將有助於研究者在探討說話者如何論述其他狂士特質之用，並幫助我們釐清中晚明狂士的複雜多元，其實並非集體墮落、全然淪喪的局面，至少，有此種強烈的區辨意識指出主體精神的重要，這那就是在濤濤濁流中，一股難能可貴、向上提昇的力量。

⁴⁹ 明·錢謙益：〈屠儀部隆〉，《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頁445-446。

⁵⁰ 明·屠隆：〈奉劉觀察先生〉，《白榆集》，《明代論著叢刊》（臺北：偉文，1977.9）卷6，頁308。

The Deepening Discourses of Bohemian's Gestures in the Literature Field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Lin, Yi-jung*

[Abstract]

This present essay tries to map out the deepening discourses of Bohemian's cultural gestures and represents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three dimensions, namely "actor", "gazer" and "speaker". From this perspective, the essay constructs what kind of discourse strategy those speakers made use of and analyses how they made Bohemian's histories becoming cultural artifact. This important concepts include exploring how they employed the method of distinction to create their lifestyle and how they used historicity and cultural reference frame to interpret those events as meaningful histories. This conclusion will help us to capture the meaning of those speakers, moreover, to understand the main style in the period of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Keywords : Bohemian, in the Middle and Late period of Ming Dynasty, Field, discourse strategy, presentation, gaze

* Lin, Yi-jung is a Ph. D student in the Department of Chinese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